

〔新加坡〕 尤 今

# 沙漠的噩夢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沙漠的噩梦

▲ 沙漠的噩梦

▲ 沙漠的噩梦

## 沙漠的噩梦

〔新加坡〕尤 今 著

---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57千字 7.25印张  
版 次 1990年9月第1版  
印 次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258-X/I·129  
定 价: 3.40元

# 深沉炽热的人性呼唤

## ——序尤今《沙漠的噩梦》

〔香港〕东 瑞

新加坡著名作家尤今女士，游历近五十个国家，出版著作二十余种。不仅以精彩深刻的游记享誉海内外文坛，而且以她那富有个人特色，极具美学价值的中短篇小说独树一帜。

欣赏尤今的游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在最大限度开拓自己眼界的同时，读到一颗真善美的心灵；忽略尤今的小说却不能不说是文学读者的一项损失，那不仅仅是她的小说的素材和一般华人作家不同，还在于小说中那对生命内涵的挖掘和感悟的感人至深，在于她小说文学形式的新鲜创造、笔法的出轨，都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和借鉴的东西。

尤今的小说，出版的集子有《模》、《面团与石头》、《沙漠的噩梦》、《风筝在云里笑》、《大胡子的春和冬》等。这些并非流于媚俗的小说集在工商社会的新加坡都非常好销，象《风筝在云里笑》初版不久，就告售罄。台湾文坛不仅为她的游记出台湾版，出版商也开始出版她的小说。尤今的广为人

所熟悉和她的成功，决非偶然。她的独特，她的不断进取和出击，她个性上的随遇而安、坚强乐观，都是她的人生和创作成功的重要秘诀。

异乡人小说是尤今小说中的重要系列。《沙漠的噩梦》所收的14篇中短篇便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篇章。或许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复述这些小说的内容，因为读者一集在手，便会很快地被她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吸引，进入她的小说世界。只想说尤今这批小说的特殊认识价值。我们华族尽管遍布于地球许多角落，但鉴于历史的原因，就其大多数来说，几代人长期居守于一个古老广袤的国土，目光短浅，孤陋寡闻也就不足为奇。我们有时候太习惯于以本身的社会价值观来度量别的民族；而在许多时候对外国芸芸众生的生活习俗和求生意志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茫然无知。尤今的《沙漠的噩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走出自己长居的国土，跟随着她的笔触，和她塑造的异乡人物群像同哭笑，共悲欢。这些都是一般新闻报导、报告文学力所不逮的。她采用的毕竟是文学中最重要的形式——小说，文学色彩、气氛都浓烈异常的小说，人物造型和个性十分突出、血肉惊人地丰满的小说！尤今小说中的沙漠，小说人物们所活动的场景，已不是现实的简单再现和反映，而是她一次真正的、倾注了心血和全部感情的心灵旅程。这使她的沙漠小说世界具有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深度和广度。

尤今的《沙漠的噩梦》中的十来篇小说，简单地概况，也可以说都是关于异乡人的遭遇和命运的故事。只是苍宇之大，一千人有一千种遭遇，一万人有一万类经历，命运就大致而言，亦无外好坏喜悲两大归向。许多人的悲苦和欢

示，都如过眼云烟，不在读者心版留痕。尤今的这批小说，却令人重温常新，弥久难忘。

了解尤今其人或细读她的小说所用的笔触，发现了她为人是非常重感情，非常感性的。这有利有弊：敏感造致题材可以顺手拈来，也容易造致弱于理性的思索和深度。尤今的小说不但全没有这些毛病，反而成为一种优势。那还是源于对人的关注，对人性之真善美有热切的期盼，对人性的假恶丑有太多的厌恶。因此，象酗酒这样不太起眼、人们不太经意的小事，她也能衍生和铺演多少激荡人心的悲剧，小说也就包涵了巨大的容量。给你许多画外音去思考，给你很多东西去咀嚼，味出那甜蜜和苦涩。

如果不是基于对生命存在价值的关怀，尤今不会为穆罕地祝福，希望他“在沙漠的这场噩梦会早日成为过去”。身为法律顾问的叙利亚人穆罕地，对妻子家庭情重义深，为了养家才背起沉重的生活十字架背井离乡，却是异地的苦闷令他上了酒瘾并身陷囹圄（《沙漠的噩梦》）。司阎鸭都拉或许更微不足道，他没有结婚，仅是五十三就已苍老不堪，他到市场拾烂果，得到一丝馈赠也会视为恩重如山。孤寂也许造成苦闷，苦闷也就得向酒中求发泄，没酒就喝香水，过多的酒精使他中毒身亡（《暗香盈处原是梦》）。阿拉伯年轻女性伊曼，家境富有，受过高深教育，和鸭都拉分属地狱和天堂两个层次的人。但她好学，不满足于养尊处优的生活，正为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而不懈努力（《伊曼》）。巴基斯坦人苏里曼是工作狂，多次酿成工伤事故，一旦发现受骗，无法再忍受而刺杀经纪人（《哭泣的豆子》）。或者是惋惜，或者是欣赏，或者是感叹，小说都体现出世人都应该具有的其本

来的生存价值，由于世界充满了缺陷，人的价值就不能全部完美地实现。

人性如一条鱼，有时就被放入灼热的锅中熬煎。我忘不了合乃、沙猜本和沙旺多这几个人物。泰国人合乃，既是公司厨房杂役，又来到“我”家中做帮佣。他在泰国有四个孩子，家庭负担极重。染上了赌博恶习后噩运就如影随形，在一次赌博时狂性大发毆人，终被开除（《合乃流泪了》）。另一个男工沙猜本，家乡有五个孩子，也不远万里只身来到吉达。他因受不了妻子跟人跑了的刺激，失眠寡言，被视为“神经佬”，别人不放过一次机会地嘲笑凌辱他，更使他失去生的兴趣，自杀未死而被遣返（《神经佬沙猜本》）。还有一个叫沙旺多的信差，以种种讨好人的假象骗取了工人的信任，组织银会搜刮了工友的血汗钱，最后卷巨款远走高飞（《彩蝶》）。这些事情在尤今笔下，都凝聚了一种爆炸力，令人惊心动魄。尤今写出了被扭曲的人性：善良的合乃变成了狂热的赌徒，沙猜本变成了失去魂灵的躯壳，“彩蝶”沙旺多成了披上人皮的狐……尤今的笔犹如皮鞭，在对被扭曲的人性进行痛苦流泪的抽打。我以为鞭打得最力的是沙猜本周围的世界。那个世界对一个精神已濒临崩溃的弱小者压下了成吨的巨石，摧残的快意已接近畸性和变态了。作者更要我们警惕生活中美丽的毒蝶！这些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识的。

尤今更清楚：仅仅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权力，只属于最低层次的；人既作为人，就要活得真正象个人。保持做人的人格，体现人不可侵犯的尊严，也就成了她着力描写的重要方面。在写到“爱”的那些内容时更充分体现作者的这

些意识；在一连串的爱情悲喜剧中，通过那些神秘缠绵的氛围，融合了宗教的、个性的因素的描写，尤今探索了爱情丰富的内涵。爱固然是牺牲奉献，又不能懦弱苟延，道德观和人生观始终牵制着爱的生命（《小巷里的冬天》）；爱的幸福和勇敢分不开（《阿里和娜拉》），爱有时在传统势力和宗教观念面前仍乏力抵抗（《快乐的悲歌》）。在《水牛和孔雀》中，我们除了感到爱的貌合神离十足可悲外，也领悟到爱的尊严也是人的基本尊严；在《谷风呜咽山悲泣》中，女角的表现和处理爱情的方式和前者不同，她对爱的乞求已到使读者无法忍受的地步。尤今想说的却是一样的；爱有其神圣的尊严，哀求和乞求只能是爱的大悲剧。我们在《“骆驼”塔巴》中看到了爱和婚姻的不幸造成的后遗症，却在《失踪》中看到了爱的力量。尤今就是这样，从各色各样丰富多姿的“爱”中表现人性，挖掘人性的善恶，从而确定爱在人生活中的价值和位置，探寻人在爱情中的人性表现。她的小说深度在此，她已从一般离奇古怪、甜浅挑逗的爱情小说中突破并超越了。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风景和习俗都很奇异的国家。一些异族人来到这儿讨生活，会发生些什么呢？这事情本身已带着浓厚神秘性。尤今掌握了这一点，有意亦无意。在叙述她的人物故事时，生活片断和细节的描写都和人物命运紧紧相连；而为了不使读者心理被压迫得太紧，她常常很自然地插入环境和景物的描写、自己心情感受的描写。这一方面符合小说的一张一弛之道，造成阅读上的节奏感和快感，体现了小说出人意外的散文美，另一方面它给小说增添了生活的丰厚感，扩展视野，纵深有度。有时，她的景物描写已不仅达

到写实的第一层次，而且达到了象征的第二层次，暗示着人物的命运。《谷风呜咽山悲泣》的结尾就是这样的好例：

门外的风很猛，满山满谷都飞满了沙尘，她踽踽向山下行去的身影在朦胧的沙尘里幻成了一个不真实的黑点，我倚在门旁，仿佛听到了呜咽的声音，那么的真切，而又那么的悲切，侧耳细听，呵，原来是风在呜咽！

尤今的“心情感受”已不是可有可无的无病呻吟或什么价值判断，而是构成小说的重要情节因素。例如《小巷里的冬天》的后半部分已没有提到男角耶谷，小说只停留在“我”探访耶谷的妻子丽芙就结束。丽芙的表现令“我”大出意料，“我”用一段“心理感受”作为结尾，实际上也是在写耶谷：

我以颤抖的双手接过了她递给我的东西，梦游似地走了出来；与此同时，冷冰的眼泪，也从眼眶慢慢地爬了下来；我感觉，我强烈地感觉，捧在我手里的，不是耶谷的信件，而是一颗被撕得碎裂的心！呵，从今尔后，肯定的是：小巷不再有春。

最值得人称道的是尤今在十四篇小说中塑造人物全力以赴的手法了。读了尤今的《后记》，我们对她告诉我们小说人

物大致有模特儿并不感到惊奇：“是以我所认识的人，我所经历的事，作为创作的素材的”，“他们是现实生活里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因此她写作时心绪十分波动和“有一种忘我的投入感”。但是，珠玉在前，也要有识货人。把他们再现，在文学上没有象录相那么简易。尤今是在创造。她抓特征的本领高强，形象的比喻常新鲜得贴切又出乎意料；他写肖象、动作、服饰、神情，既细腻得惊人，又常带着一种俏皮幽默。她对人物的一次又一次言行的、外形、表情的描写，就象在你的记忆系统中烙印一样。那种深刻度使我们仿佛听到她躲在书后面的自信笑声：“你还能忘了他（她）么？我已写到这地步。”

讲到她的精彩文学画面，散见她小说中。它们造成一种凝聚力，使你的灵魂也被牵住，读得和她写得一样忘我。我执笔当儿，仍鲜明地记得轻浮的艾尔柏如何把白葡萄酒倒入歌妮亚胸口，史蒂文如何愤怒地象狮子冲入跳舞大厅（《水牛和孔雀》）。场面的高潮也是尤今文学笔触的高潮，她写得十分“经典”！我也不时想到“神经佬”沙猜本。“我”送衣服给他时，他全身颤抖的异样表现，时不时如一张图浮现于我眼前。尤今抽丝剥网的写法令我看到她心思和文情的细密如针。她行文常有如珠妙语，令你咀嚼会觉得很有趣；我不想引出太多例句，这会对读者自己去发现减少很多乐趣。在我十分喜欢的姐妹篇《阿里和娜拉》和《快乐的悲歌》中，我觉得她已把小说当诗来写。作者那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善良愿望表现得强烈动人，而不同种族的爱情观婚姻观也在此做了对照和比较，提供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尤今同情娜拉，十分透彻地了解她的失落心绪，但小说无法直

将她的情绪呈现，尤今于是多次写到烛：“一朵朵烛焰在黑暗中挣扎着吐出微弱的光芒，幽幽忽忽的”“……室内很静，静默中只听到白烛不断淌泪的声音”，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终于在伤感的气氛和旋律中结束，正体现“快乐的悲歌”、“无尽的哀曲”这矛盾复杂又朴素单纯、内涵极丰富的小说的诗意美。

感谢尤今的《沙漠的噩梦》，让我们听到一曲深沉炽热的人性呼唤之歌，它们有助于我们寻回那已经失落或正在失落的人性的全部价值，尤其是在人性常被扭曲得如畜牲的工商业社会，这种寻回的努力也就是一种对真善美的追求，显得特别重要；也感激这样的一系列小说，使我们看到无处不闪耀和透现的、作者那一颗乐观开朗、襟怀坦白、重情义、悲天悯人的心灵。尤今小说并没有参照和依据任何一本文艺理论所定下的模式去写，写法是十分“自我”的，而创作上的“自我”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使为文艺理论的抽象总结增添财富成为可能。仅凭这几方面，《沙漠的噩梦》就值得一读，值得给予肯定和赞美。

1990年3月17日夜于九龙临海屋

## 作者簡介

尤今女士，原名譚幼今，爲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大學畢業後曾先後服務于國家圖書館與南洋商報，擔任圖書館管理員、記者、副刊編輯等職位，現執教于中學。

尤今女士從事文學創作多年，是新加坡頗負盛名的女作家，已在新加坡及港、臺地區出版小說集、散文集、游記等著作二十余部，其中《沙漠裏的小白屋》獲新加坡“華文最優秀作品獎”。



# 目 录

|              |          |
|--------------|----------|
| 序.....       | 〔香港〕 东 瑞 |
| 沙漠的噩梦.....   | ( 1 )    |
| 水牛和孔雀.....   | ( 33 )   |
| 哭泣的豆子.....   | ( 53 )   |
| 失 踪.....     | ( 63 )   |
| “骆驼”塔巴.....  | ( 75 )   |
| 谷风呜咽山悲泣..... | ( 94 )   |
| 合乃流泪了.....   | (109)    |
| 神经佬沙猜本.....  | (123)    |
| 彩 蝶.....     | (139)    |
| 暗香盈处原是梦..... | (155)    |
| 阿里和娜拉.....   | (164)    |
| 快乐的悲歌.....   | (182)    |
| 小巷里的冬天.....  | (191)    |
| 伊 曼.....     | (208)    |
| 后 记.....     | (217)    |

## 沙漠的噩梦

### 一

穆罕地不能算是个胖子，然而，不知怎的，他的肚皮很大、很圆。不论怎么好的恤衫，穿在他身上，都显得不对劲，尤其是靠近肚皮的那颗钮扣，作势欲飞，使人面对面地和他说话时，提心吊胆，老怕他偶一咳嗽或发笑时，钮扣会“脱颖而出”，飞弹过来。

坦白地说，最初认识穆罕地时，对他的印象实在是不太好的。他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邻国——叙利亚，在吉达一间公司当法律顾问，专门处理工作上一切有关法律的事务。

由于他的居所相当靠近小白屋，所以，常常在晚饭过后来找J聊天。每次来时，脚上总趿着一双过大的拖鞋，走起路来，一步一拖，懒懒散散的。身上的恤衫，袖子半卷，卷得漫不经心，一边过高，另一边又过低。最叫我受不了的是：不论他穿那一件衣服，领口总染着一圈污黑的汗渍，黑得那么惹目，使人不禁要怀疑，他是长年累月都不洗衣的。

外表邋遢的穆罕地，说起话来，象细水长流，砍不断，停不得；一屋，一夜，都是他的声音，非到长短针两相交

叠，不会走，不肯走。最初我以为他是来和 J 谈公事的，因此，每回碰到他来，我总和泥泥躲进房间里，看书，玩积木。然而，每每我看倦而泥泥玩厌，双双倒在床上睡去时，他的声音，还是不绝地回响在厅里。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熬到他走后，从床上爬起来，问 J：

“喂，你们这两个男人，有公事为什么不在办公室里谈？经常这样的把我迫在房间里头，会闷死的！”

“谁说我们在谈公事？”J 打了个呵欠，带笑反问。

“不谈公事，难道是谈私事不成！”我没好气地说。

“给你猜对了，正是谈私事哩！”J 一边嬉皮笑脸地应，一边慢条斯理地换睡衣。换好了，才正色地对我说：

“其实，以后你可以在泥泥睡着以后加入我们的谈话阵容呀！穆罕地这个人，蛮有趣的，他的见闻很广，跟他谈天，一点儿也不枯燥……”

## 二

和穆罕地开始聊天后，果然便慢慢地改变了对他的印象。

他很健谈，然而，不是穷极无聊地话人长短，也没有故作严肃地分析时事。他机智而幽默，许多平凡的小事从他嘴里溜出来时，都变得格外的有趣、格外的生动。尤其是对于初到沙漠生活的我来说，一切听来都那么的新奇，那么的富有吸引力。不讳言，和他谈天、听他谈天，的确是生活里的一项享受。

他对他出生并成长的国家叙利亚，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每回在谈话里提及叙利亚时，他漆黑的眼珠便象涂上了一层

发亮的釉彩般，闪烁生光：

“你们这样喜欢旅行，有机会一定要到叙利亚去走走。我担保，你们一定会喜欢它的。它没有富裕的经济，但是，它有美丽的灵魂。”他翘起拇指来说：“真正美丽的灵魂！”

我旅行的瘾，一下子全被他勾起来了，因此，赶紧问他：

“你觉得什么时候去，最为适宜？”

“全年的每一天，都令人眷恋。”他自豪地说。

“你的话听起来真象是个导游说的！”我忍不住开他的玩笑。

他哈哈大笑起来，说：

“我倒很希望能充当你们的导游哩！可惜，我前两个月回去省过亲了，你若要我当导游，恐怕得等上一段时间哩！”

“你通常隔多久回去一次呢？”

“一年。”

“哇，那么久！”我惊叹。“其实，叙利亚距离这边很近嘛，为什么不多回去几次呢？”

“我当然希望多回去的！”他话里的戏谑全然没有了，有的是一份无可奈何的感慨：“但是，我弟弟有病在身，医药费很重，还有，我在供我太太读大学，费用也不轻。少回一次，便能多储蓄一点钱！”

太太？读大学？我迷茫地望了望他。他头已半秃，脑后的头发，稀稀疏疏的，象是用浆糊硬生生地粘在脑勺子上的。虽然我从来不曾问过他的年龄，但是，这样的一副样子，至少已显示他“青春不再”了，怎么太太还在念大学

呢？

绝顶聪明的他，一下子便看透了我心里所想的，他淡淡地微笑着说：

“我年龄很大才结婚，本想一辈子打光棍的，无奈母亲不答应……”

“不结婚？”我反对地说，“生活太孤单、也太寂寞了！”

“你看我现在的的生活，又和单身汉有什么两样呢？有时想想，实在很对不起我的妻子！”他搔搔稀稀疏疏的头发，苦笑地说：“我的婚姻，可说是母亲一手包办的，由她撮合，也由她安排。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在结婚前根本没有见过我妻子一面。”

“你——”我迟疑了一下，结果还是问了：“你对你的婚姻还满意吧？”

“哦，”他的眼神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柔，“拉伊丝是个好妻子，她漂亮聪明，也贤慧能干，就是——呃——就是年轻了一点。两年前，当我们结婚时，我四十岁，她才十八岁，整整比我年轻了二十二年哩！”

二十二年，的确是一段很长的距离！

“这样说来，你娶她时，她还在求学罗？”

“不，她已读完了中学。结婚第一年，她呆在家里，我看她很想念书，就向她提议，让她到大学去修读一门课程，就这样她去年进了大马士革大学修读文学。”

“那她大学一毕业，你们夫妻就可以团聚了！”我乐观地替他“策划”。

他突然沉默了。屋里挂钟那刻板的“滴答”声，骤然变